

魏锡曾《书学绪闻》对日本书法教育的影响

——以黑木安雄为例

张米琪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要：魏锡曾是清代的重要书法理论家，晚晴金石学的核心人物，在实践方面擅长篆隶金石，著有多部书论、印论书籍。其中《书学绪闻》一书是其专门为书法初学者所著，也可以说是一本幼童书法启蒙的教科专著，对当时的书法教育起到重要作用。黑木安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名书法教育家，其著有《学書の方法述》一书。书中有一章节为《魏錫曾の書学緒聞講義》，该讲义不仅是对《书学绪闻》的翻译，还包含众多黑木安雄对当时日本书坛所面临问题的见解，体现出魏锡曾《书学绪闻》对日本书法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魏锡曾；《书学绪闻》；黑木安雄；书法教育

黑木安雄，字武卿，号钦堂、欣堂，是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汉学者、书法家。著有书论著作《学書の方法述》^[1]，书中第一章内容为《魏錫曾の書学緒聞講義》，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内容。如今关于黑木安雄的研究个案较少，田山泰三《夏目漱石と長尾雨山・森鷗外と黒木欽堂》^[2]一文考察了黑木安雄与同时期小说家森鷗外的交往。黑木矩雄《三代の漢学者—黒木茂矩・安雄・典雄》^[3]一文对黑木家祖孙三代汉学者的主要事迹进行了梳理。其余可见资料，皆是与黑木安雄相关的文献记载。由于黑木家是自江户时代便开始研究汉学的学者世家，所以文献记载大多集中于其文学方面，关于书法方面的记载较少或不成体系。但汉学家阿河准三^[1]曾评价黑木安雄道：“他作为书法家名声过于显赫，以至于掩盖了他作为儒学家的名望。其实他诗文出众，在此之上又十分擅长书法。”^[2]可见当时，黑木安雄在书坛的名气要更胜于在文坛。故本文将着眼于黑木安雄的书法教育，探究魏锡曾《书学绪闻》对日本书法教育的影响。

一、黑木安雄小传

根据《三代の漢学者—黒木茂矩・安雄・典雄》《夏目漱石と長尾雨山・森鷗外と黒木欽堂》以及《讃岐人物風景〈13〉明治から大正へ》^[4]中有关黑木安雄的记载，可对其生平进行大致梳理。

庆应二年（1866）3月11日，黑木安雄作为黑木茂矩^[3]的长男出生于香川县高松市。其汉学及书法的启蒙均来自于父亲，后拜高松市的儒者片山冲堂^[4]为师学习汉学。

明治十八年（1885）19岁时入学东京帝国大学文

学部古典讲习科。

明治二十一年（1888）22岁大学毕业。后即刻任职于东京师范学校。

明治二十三年（1890）香川县师范学校开设，遂回到故乡任职于此，教授国汉及书法。同时也为高松藩主的嫡子松平赖寿指导书法。

自明治三十五年（1902）起，担任香川县立工艺学校的第二代校长。同年在学校新设立铸金科。

明治三十九年（1906）参加高松出身的汉学家柴野栗山^[5]的百年祭，作为工艺学校的校长雕刻栗山的木像赠给栗山堂^[6]，并于第二日的讲演会中成功招聘了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谷本富^[7]，与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三上参次^[8]作为本校教员，为香川县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明治四十年（1907）来到东京，分别在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美术学校、国学院及二松学社担任讲师。在京期间居住于东京本乡区驹込町。义务担任香川县育英会寄宿舍学监约15年。此寄宿舍是专为从高松市毕业后来到东京继续求学的学生而设立。

明治四十二年（1909）担任东亚学术研究会的评议员，为振兴儒学和中国学术而努力。

明治四十四年（1911）11月创建书道团体“法书会”，并发行团体杂志《书苑》。

大正六年（1917）8月25日在高松市天神前、中野天满宫神务所举办书法讲习会。

大正十年（1921）与东京帝国大学上田万年教授等人一起游历中国。

大正十一年（1922）9月7日，在京都宇治积极

参加为纪念苏东坡而举行的赤壁会，留有《大正壬戌赤壁游诗》。

大正十二年（1923）8月31日，在为讲演而去到富山县高冈市时突然逝世，享年58岁。

由于其逝世的第二日恰逢关东大地震，其遗体在长野县善光寺进行火化，后安葬于高松市宫胁町黑木家的家族墓地。墓志铭由其友人长尾雨山^⑨撰文并书：

“呜呼飞卿空怀高行也、既驰才名不大用命也。呜呼飞卿翰墨托兴也、丘壑放情与俗不竞也。呜呼飞卿久而可敬也、贞石勒铭以传德性也。”^⑩

纵观黑木安雄一生之活动轨迹，有众多与书法相关的活动，在其墓志铭中长尾雨山也专门提到了安雄的翰墨，可见书法是研究黑木安雄其人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书法教育更是黑木安雄书法活动的主体。

二、黑木安雄《魏錫曾の書学緒聞講義》

（一）《学書の方法述》的成书及《魏錫曾の書学緒聞講義》的构成

黑木安雄《魏錫曾の書学緒聞講義》一文被收录于其书论著作《学書の方法述》一书中。《学書の方法述》的著者虽然是黑木安雄，但此书的编辑却是其友人樋口铜牛。此书发行于昭和四年（1929）也就是黑木安雄去世7年后，根据樋口铜牛的序言：“生前自称是诗文书画四绝通晓儒学的人，死后竟没有任何能让他流芳不朽的事迹，实在让人感到十分凄凉和寂寥。”^⑪可见樋口铜牛编辑此书是为了纪念黑木安雄，着实是后人对黑木安雄所留文献的整理过少，与其当时的声名不符。

关于书籍内容，樋口铜牛则是选取了黑木安雄连载在杂志《书苑》中的四篇书论评释，经过删减整合后编辑成《学書の方法述》一书。书中收录的四篇书论评释分别为《魏錫曾の書学緒聞講義》《董其昌の書を論ず》《張伯起の書論衍義》以及《程瑤田の中鋒論》，在书中各占一章（全书共四章）。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章的标题与书名重复，也作“学書の方法述”，但内容实为《魏錫曾の書学緒聞講義》。

关于讲义的构成，安雄自述：“为了方便记忆和感悟心得，我打算临摹全文，并试着将其翻译阅读。”^⑫可知讲义内容是黑木安雄以魏锡曾《书学緒闻》为参照，结合自身心得而写。讲义根据文言原文一句一解析，先附上原文的日语译文，再引经据典进行解读，间或夹杂众多安雄自己的理解及对各句的看法。

（二）魏锡曾及其《书学緒闻》^⑬

魏锡曾（？—1881）字稼孙，号印奴。祖籍浙江

慈溪，后迁至钱塘，书法理论家，于实践方面擅长篆隶金石。任颖颖《赵之谦与魏锡曾—兼论晚清艺术品社会功能》^⑭一文中对其生平进行了考证：“生父魏兆奎是钱塘县贡生，生母王渭是陕西渭南县人，育有六子一女。排行第三的魏锡曾三岁起就过继给已故的堂伯为嗣，自幼与寡母王氏生活。”^⑮其《书学緒闻》是专为书法初学者所著，也可以说是一本幼童书法启蒙的教科文章。

关于魏锡曾的书学思想，陈弟在《魏锡曾书学思想试论》^⑯中总结为三点，分别是“学篆隶为存古法”

“以碑学技法求古法”以及“不废传统帖学”。关于陈弟的论证，此处进行简要概括：魏锡曾在中国书法界活跃于碑学盛行的咸、同年间，此时由于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的完成及流行，使多数书家的观念由传统帖学转向较为极端的“尊碑抑帖”，也就是北碑为正宗古法，是楷行之本，学者当师北宗等思想。（碑学风格古拙生涩，不同于帖学温润缜密。）在这种风气的浸染下，魏锡曾也逐渐受到影响，如《书学緒闻》中他说“而正书以前先有篆、隶。……故楷亦必兼习篆、隶。”可见其接受了碑派的崇古思想。并且魏锡曾在书法实践中也运用了碑派技法，如他强调“使起笔不得不逆，住笔不能不到。”此为篆书中的基本笔法之一逆锋起笔。但在其跋文及论著中，却并未看到当时碑学家大多的“抑帖”思想，如《书学緒闻》中“赵、董为近代大家，中年必当问途，入手习之，则骨采不振。”和“勿即学米，米实行书大宗，俟中年肄力可也。”虽然魏锡曾不赞同初学者学习赵孟頫、董其昌以及米芾的书法，但他并不否认他们为历史中的书法名家，并认为学书者习至中年，此三人的书法是一定要学习的。这一观点明显与当时的碑学派观念不符，在当时大多碑学家眼中，对赵、董、米的书风是持有批判态度的。所以陈弟总结为“虽然魏氏固有‘崇古’的思想，然而，他却清楚不能以一种审美来评价所有的书法。……时人决不能碑眼看帖……应该是兼容并蓄，而不是‘尊碑抑帖’。”^⑰

三、从《魏錫曾の書学緒聞講義》看黑木钦堂的书法教育理念

（一）学书无捷径

原文：凡教童子作字，以铢积寸累，弗求速化为主。

译文：凡そ童子に字を作ることを教ふるには、铢積寸累速化を求めざるを以て主とせしめよ。

此为讲义中首段讲解的内容，告诫所有书法学习者学书的根本，学书不能追求速化。黑木安雄对“弗

求速化”的解释是学书之人不能性急，大器晚成之人不在少数。“要想提高自己成为笔法高超的书法家，就不能被世间流行的所谓的速成法之类的骗术所蒙蔽。”^⑤可见当时日本社会亦存在诸多学书乱象，追求书法速成，而黑木安雄提醒众多学书者不要受骗，学书并无捷径可图。

(二) 明确学书次第

所谓学书次第，也就是书法学习的顺序。民国藏书家、书画家诸宗元（1875—1932）在《中国书学浅说》^[8-11]中有所论及：“至学书之次第，就文字源流而论，宜先学篆隶，后学楷行，然为社会应用之技能，则楷行似急于篆隶。”^⑥可见当时在中国就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以下，根据讲义内容，分析黑木安雄对学书次第的观点。

原文：而正书以前先有篆、隶。犹之古文，时艺以前先有经、史。为古文，时艺者，必读经、史。故楷亦必兼习篆、隶。

译文：而して正書以前に先づ篆隸あり、猶これ古文時芸の書以前に先づ経史があるがごとし。古文時芸を為る者は、必ず経史を読む。故に楷を学ぶもの亦必ず兼ねて篆隸を習へ。

此句提到由于楷书（正书）出现之前先有篆隶，就好比古文，时艺（八股文）之前亦有经史。学习时艺的人必先读经史，所以若是学习楷书也必然要同时学习篆隶。黑木安雄解读此句时首先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篆、隶书作为楷书的根源，是一定要兼顾学习的。同时他还点明了学习篆、隶书的益处：“学过大篆之后，就能充分的理解字的圆势，学过隶书之后，对字的方势的理解也会豁然开朗。”^⑦提到学习篆书是为了理解字的圆势，学习隶书是为了理解字的方势，而书法本身便是将行笔运笔做到方圆结合。

原文：蓋童子点画本极浑沌，与篆籀相近，骤以楷法课之尖锋侧势，难于恰合，势必牵纽描画，而墙壁因以不立。今篆、隶兼习，以顺其性。

译文：蓋し童子の点画は本極めて渾淪にして篆籀と相近し、驟に楷法を以て之に課せば、尖鋒側勢、恰合せしめ難く、勢ひ必ず牽紐描画し、而して牆壁因りて以て立たず。今篆隸兼習し、以て其の性に順はしめ。

对于此段的解读，黑木安雄以僧侣寂严的故事作为例子，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寂严是备中面岛（今属冈山县西部）法幢寺的住持，其书法面貌如游戏文字，无我无念。寂严在当时开设了寺子屋用以教授幼童们习

字，但他却同时收集幼童们写的字作为自身书法学习所临摹的手本。黑木安雄认为，寂严通过取法幼童字中原始的生气（浑沌、混沌），以追求书法无我无念的境界，以至晚年有所大成。由于初学书法的童子们用笔本就混沌（尖锋侧势），与篆书、隶书笔意相近，若从一开始便一味地用楷书的法度去纠正，不仅难以恰合，且易养成描字画字的习气。故在学习楷书的同时须兼学篆隶，用篆书笔法中的圆势和隶书笔法中的方势，自然地引导童子们用笔，自然而然的达到运笔自如。

原文：年至弱冠，可学行书，或从怀仁圣教序入，或从李北海入，或从颜入，勿即学米，米实行书大宗，俟中年肆力可也。

译文：年弱冠に至れば、行書を学ぶべし。或は懷仁聖教序より入り、或は李北海より入り、或は顔より入り。即ち米を学ぶこととなれ。米は実に行書の大宗なり。中年の肆力を俟ちて可なり。

魏锡曾提出学书至弱冠便可开始学习行书。同时强调初学行书者万不可学习米芾。在讲义中，黑木安雄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同时他还提到赵孟頫对米芾书法的崇拜，将他们划分为一个源流，认为学习二人的书法都需要有丰富的书法学习基础，故要至中年。

通过上述三段讲义内容，可以明确黑木安雄在书法教学中所遵循的书体学习顺序，他认为楷书是书法的基本，应主要学习，但初学者须顺应天性中的浑沌，在学习楷书的同时兼习篆隶，以帮助掌握运笔，直至弱冠富有一定学书经验后，方可开始学习行书。

(三) 学书当取法源流

原文：凡学篆隶，为存古法，非震于其名也。但当求是，不可求旧。

译文：凡そ篆隸を学ぶは古法を存せんがためなり。其の名に震するに非ざるなり、但當に是なるを求むべし。舊きを求むべからず。

魏锡曾指出，凡是学习篆隶，是为求取古法，而不是因其声名，要分辨并选取其中经典而不能一味求旧。黑木安雄在讲义中将“古法”解释为古人书法之精神，告诫学书者学书要追溯其源流，取法根本。黑木安雄提到：“学书分为两种，一种学形似，一种学精神，前者虽然看似轻松但后者才是聪明的学书者应该追求的。”^⑧关于黑木钦堂所言书法之精神，在此参考诸宗元《中国书学浅说》中的论述：“临摹碑帖，不过根据古人之规矩，发挥个人之精神，如规矩不失，无精神以贯注之，则昔人所嘲，谓之书匠。”^⑨“今

举一例，如唐之书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其源皆出于晋之王羲之父子，皆能各有所得，不相因袭，字之为体，尙然不同，然论书者，皆谓其学王氏父子，足见古人家书，不求形似，此可断言。”^⑩由此，书法之精神便可理解为书法的特点、个性。学书者不仅要把握古人书中的特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还要展现个人的性格。

那么如何才能准确把握古人书法中的特点，黑木安雄也给出了学习方法，他认为行草书虽然是日常最常用的书体，但学习行草时不能离开学书的基础。篆书是书体的本源，学书者应该知道字的根本意义，了解文字书体的发展脉络，也就是取法本源。

此外，黑木安雄认为取法源流同样适用于假名的学习，由于假名来源于汉字的草书，而草书的根源又离不开篆书，所以研习假名的人是必须研究篆书的。

四、结语

魏锡曾《书学绪闻》作为一部书法教育启蒙书，对中日两国的书法普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黑木安雄是一名十分关注教育的书法家，《书学绪闻》的出版对其的教育理念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黑木安雄将《书学绪闻》作为教材撰写讲义并演讲，兼具众多他自己的教育理念，一方面在日本进一步的扩大了《书学绪闻》的传播，同时也使《书学绪闻》对日本书法教育的影响更加深远。

注释：

- ① 江户时代汉学家，名世均，字守中，号芝山。香川县高松人。安永九年（1780）开设藩校讲道馆。
- ② 原文为：“書家としての名前が高くなりすぎて、儒者としての名が薄れてしまった。詩文にたけ、その上書にも長けていたというべきである。”见四国新闻社《讃岐人物風景〈13〉明治から大正へ》黑木欽堂条，（丸山学艺图书，1985年），第165-166页。
- ③ 黑木茂矩（1832-1905），大宫神社的祠官，汉学者。师从国学者秋山岩山、日柳燕石。开设盈科义塾。
- ④ 片山冲堂（1816-1888），幕末-明治时代的儒学家，名达，字元章，通称直造，生于1816年，著作有《端余录》等。
- ⑤ 柴野栗山（1736-1807），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名邦彦，字彦辅，香川县生人，作为宽政三博士之一被人们所熟知。
- ⑥ 为纪念江户时代著名儒家柴野栗山所建立，现名栗山纪念馆。
- ⑦ 谷本富（1867-1946），明治、昭和初期的教育学家，号梨庵，香川县高松市人，倡导新教育、实验主义教育。
- ⑧ 三上参次（1865-1939），明治时代的史学家，生于兵库县，著有《江戸时代史》等。
- ⑨ 长尾雨山（1864-1942）名甲，字子生，号雨山，通称楨太郎。明治时代的日本汉学家、书画篆刻家。
- ⑩ 黑木矩雄《三代の漢学者—黒木茂矩・安雄・典雄》（《斯文》第116号，斯文会，2008年），第27页。
- ⑪ 原文为：“生前詩文書画四絶の通儒と自標せる氏をして、歿後何等彼を不朽ならしむる所以のものながらしむるは、転た索寞に堪へず。”见黑木欽堂《学書の方法述》（西東書房，1929年），卷首，第1页。
- ⑫ 原文为：“自身の心覚えのためと心得て、其の全文を仮り、之を訳読して見たいと言ふ料簡になつた。”见黑木安雄《学書の方法述》（西東書房，1929年），第1页。
- ⑬ 任颖颖《赵之谦与魏锡曾—兼论晚清艺术品德社会功能》，见《中国美术研究》2015（04），第73页。
- ⑭ 陈弟《魏锡曾书学思想试论》，见《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04），第26页。
- ⑮ 原文为：“達人上手になるには、世間流行の速成法などといふ誤魔かし屋に欺瞞せられてはなるまい。”见黑木安雄《学書の方法述》（西東書房，1929年），第2页。
- ⑯ 诸宗元《中国书学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7-28页。
- ⑰ 原文为：“大體篆を習ふと、字の圓勢といふことがよく分り、隸を習ふと、その方勢といふこと直に合点が行く。”见黑木安雄《学書の方法述》（西東書房，1929年），第4页。
- ⑱ 原文为：“書を学ぶには、卑近なる形だけでよいといふのと、高尚なる精神まで立ち入らんと冀ふのと二流が有る。前者は手軽いことであるが、後者は聰明な方の尋ねる處である。”见黑木安雄《学書の方法述》（西東書房，1929年），第81页。
- ⑲ 诸宗元《中国书学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30页。

参考文献：

- [1] 黑木安雄.《学書の方法述》[M].西东书房, 1929.
- [2] 田山泰三.《夏目漱石と長尾雨山・森鷗外と黒木欽堂》[J].《書論》(45), 书论研究会, 2019: 75-80.

- [3] 黑木矩雄.《三代の漢学者—黑木茂矩・安雄・典雄》[J].《斯文》(116), 斯文会, 2008: 20–32.
- [4] 四国新闻社.《讃岐人物風景〈13〉明治から大正へ》[M]. 丸山学艺图书, 1985.
- [5] 魏稼孙.《书学绪闻》[M].《绩语堂全集》第十卷, 清光绪九年羊城刊本.
- [6] 任颖颖.《赵之谦与魏锡曾—兼论晚清艺术品德社会功能》[J].《中国美术研究》, 2015(4): 71–80.
- [7] 陈弟.《魏锡曾书学思想试论》[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88–90.
- [8] 诸宗元.《中国书学浅说》[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 [9] 福家惣卫.《讃岐人物傳》[M]. 香川新报社, 1914.
- [10] 小林藤八.《讃岐名鑑》[M]. 大鎧閣, 1919.
- [11] 春雪山人.《現代讃岐人物評論: 一名・讃岐紳士の半面》[M]. 宮脇开益堂, 1904.